

武光東老師專訪

(文 / 秘書室 方諾妮)



坐在書房中的武光東老師

武光東老師是陽明大學的退休教師。他是一位遺傳學專家，留學加拿大，曾在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從事研究工作。1976年歸國並任教於陽明醫學院，1979年擔任訓導處主任；1983年任共同科（通識教育中心前身）主任；1988年籌畫建立遺傳學研究所並任所長；1994年任通識教育中心主任。武老師的著作除多篇專業論文散見於國內外學術期刊外，尚出版有《遺傳學史話》、《人類遺傳學概論》、及譯作《人類遺傳學（Victor A. McKusick 著）》等遺傳學讀物；此外，尚有《如夢記》、《天命悠悠》、《丹心集》、《管錐集》等散文集先後問世。武老師在學校任職25年與多位校長共事，他勇於任事，開明正直的作風，深獲陽明師生的尊敬和推崇。

12月23日下午彙訊編輯到武老師家做專訪。武老師的家位於天母西路公寓的三樓，一進門入玄關，抬頭就可看到牆壁上掛著山入雲間、流水潺潺的國畫，旁邊的壁櫥層層的排列著許多瓶形古玩。轉身進入客廳，窗戶透進的亮光，照在一塵不染的地板上，客廳裡黑色如竹管粗細的中國式木質桌椅，更顯得樸實典雅。玄關的左側，有個書櫃環抱的寫字桌，櫃上擺滿了老師的藏書及家人的照片，桌上放著大小不同的毛筆及硯墨，看得出主人勤於書法。

老師很親切並客氣的泡了一壺茶，在茶香與寧靜的氣氛中，接受了我的訪問。



» 武光東老師籌建遺傳研究所



» 丹心集是武老師早期的著作

編輯：老師退休後都在家裡做些什麼？

武老師：我2001年退休，剛退休前2年在學校還有辦公室並兼課，後來不再兼課後就不去學校了。退休後就在家裡看些文史類的書，每天寫2～3小時的書法，有時候也會去聽聽京戲、歌劇或看畫展，早晚散步約2小時，一天的時間很快就過去了。（笑聲）

編輯：我看過老師的著作，您好像沒有宗教信仰？

武老師：我個人確實沒有宗教信仰，韓偉院長是位虔誠的基督徒，他常鼓勵我去信教。以前我也常去教會做禮拜，但是最後還是沒有受洗。任何宗教都是勸人向善的，所以我對宗教是很尊敬的。一個教徒對其所信的宗教，只能本乎「信」而不能訴諸「理性」探索。我常看到許多信教的人，身上充滿喜悅，他們是有福氣的，我始終沒有這種福份。

編輯：聽說韓偉院長一篇文章《「賽先生」造成的偏差》遭人批評，但是老師卻沒有選擇站在韓院長這邊？

武老師：民國67年，韓偉院長在中央日報副刊發表了《「賽先生」造成的偏差》一文，結

果被旅美學人祝咸仁先生批評，祝先生發表大作《神、宇宙、及「拿證據來！」》在中央日報副刊連載五天。韓院長將他與祝先生的文章拿給我看，要我給點意見。於是我寫了一篇《科學宗教及其他》交給韓院長過目，我不但沒有幫韓院長說話，反而站在祝先生那邊。韓院長看過後完全沒有生氣，不但鼓勵我把文章發表出來，還把我的文章收錄到他自己的紀念文集中。當時這件事一時之間傳為美談，大家認為我做教授本著良知立言，而韓院長也有容人的雅量。

編輯：老師很推崇韓偉院長，能不能談一談韓院長？

武老師：韓偉院長是個虔誠的基督教徒，道德標準很高。當時韓院長邀請我回國教書，對我開出三個條件：不能蓄長髮、不能賭博、不能抽煙。除了這三點，沒有其他的條件。因為我沒有這些習慣，所以我就接受了這三個條件。

他對於早年聘入學校的老師，都開出這三個條件。當時有位解剖科的客座副教授，他書教得非常好，後來因為抽煙與韓院長起衝突，韓院長認為他沒有遵守當初的承諾，這位教授最後因此離職。

還有一位教有機化學的副教授，書教得好，為人也好，深受學生喜愛。他因為家庭人口多，經濟負擔重，在學校沒有分配到宿舍，於是就到升學補習班兼幾堂課。

這事情讓韓院長知道，立刻要這位老師離職。

當時有人很不諒解韓院長，認為他為了這點小事把老師趕走了。韓院長就是一位很堅持自己原則的人。

編輯：老師在學校任職時間，有沒有哪些事令你印象深刻或自豪的？

武老師：我最大的「政績」是提倡「學生自治」，例如讓學生自己管理宿舍。當時學校管理學生宿舍如同軍隊一般嚴格，但成效又不彰。例如晚上何時關燈？學生意見不一，學校又無法滿足每一個人的要求。所以我主張乾脆由學生自己來管理。學校宿舍的分配也是由學生來管理。當時學生宿舍不夠，學校要求住在台北市的舊生要搬出，這個規定引起舊生的反彈。於是我就將女生宿舍空出的一樓，讓男學生搬進去住。當時這種安排被視為離經叛道的行為，但是後來證明男學生住進後，不論是安全管理、整潔衛生都做得很好。

另外一件事就是扶持學生報紙「橘井」復刊。我不但幫助「橘井」復刊並鼓勵學生在橘井上暢所欲言，對於學校不當的規定直接建言。學生視我為走在時代尖端的自由派學者，但我卻也因此得罪了學校的相關單位。

此外，在我接掌訓導處不久，認識坐牢十年剛出獄的柏楊先生。因為他是位因言論觸怒當局而入獄的人，當時沒有人敢請他演講。我就讓學生社團出面，邀請柏楊先生到陽明演

講，前提是不談政治。訓導處當學生後盾，出事由我負責。那次的演講進行得很順利，也沒有其他的後遺症。當時陽明醫學院是個小學校，所以這件事並沒有引起當局的注意。

編輯：老師一向很關心陽明，是否對學校有些建言？

武老師：我從美國回台後就在陽明教書，我人生的黃金時代都在這個學校度過，所以我對它有很深的感情。許多早期的校友和我很親，我們對教育的理念也很近，因此我在訓導處的行事風格很受學生歡迎，但卻常引起校內保守者的不滿。此外，我也常在校內刊物上發表文章，或在會議上表達意見，也常為若干人士所不悅，因此得罪過不少人。但那些都是為了學校的教育，與個人私利無關。

陽明是一所醫學大學，我覺得校園裡的人文氣息不足，學生們的人文素養也不夠。雖然學校新設了人文社會學院，但是並沒有文、史、哲等人文科系，不足以擔負起人文（通識）教育的重任。目前世界各國的高等學府無不殫精竭慮，為開拓並深化通識教育而努力，陽明自不宜甘落人後，有背歷史潮流才好。

人文素質的培養，應不單限於課本，實應涵蓋整個校園的氛圍。諸如建築、植栽、課外休憩場所、藝文廣場、藝文中心等等無不具有養心怡性之效。

陽明是一個小而美的研究型大學，生命醫學為其強項，研究成果傲人。但是它畢竟是一所高等學府，如何把那一批批優質的學生塑鑄成材，仍是無可推卸的責任。這是在我耄耋之年，仍時時念茲在茲的一點心願。

看過武光東老師的著作及專訪武老師後，終於可以瞭解為什麼他會受到陽明許多師生的敬重。武老師的身上有著中國傳統知識份子的風骨和良知。在戒嚴時期，政治環境嚴峻的情況下，他不畏強權，力抗黨化教育，不但邀請剛出獄的柏楊先生來校演講，並鼓勵學生辦報，維護學生微弱的言論自由。他實事求是的精神，只問是非不論私誼，不管是對於長官的直言力諫或解聘不適任教師，從不考慮自己的官位和毀譽。

他務實的作風和直言的個性，得罪過不少人。有人對他憎恨甚至密告他為匪諜。但是從他的「罪狀」中抽絲剝繭，卻發現沒有一項是從他個人的私利出發。他可能是為學校教育，也可能是為真理是非，但是卻沒有一項是為自己的名利。陽明大學有這樣風骨嶙峋的老師，在價值觀錯亂的今日社會，更顯得他的可敬。這也是陽明師生對他敬重和懷念的原因。🌸



» 武光東老師退休生活悠閒自在